

人世间

娘，您听俺说……

李忠虎



一

今年，是我退休后的第一个清明节，不用因单位防火带班、履职尽责而耽搁归乡祭祖。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捧着备好的鲜花与祭品，一家人驱车迎着初升的旭日，奔向生我养我的故土。

车行至大沽河，岸边杨柳早已抽芽吐绿，嫩枝随风轻

拂，一片盎然春意铺展开来。我是喝着这大沽河水长大的，每次途经此处，总会放慢车速，凝望流水，心中满是感慨：这无声流淌的河水，藏着我的童年，更藏着娘的牵挂。

回到老家，与弟弟及家人会合，行完传统礼仪，我让弟

弟先回家，一个人独自留在娘的坟前，静静伫立。

春风拂过坟头青草，带着淡淡的凉意，望着眼前这座小小的坟莹，十一年的思念瞬间涌上心头，泪水毫无征兆地模糊了双眼，千言万语，只想对着娘的坟头，慢慢诉说。

二

娘，您离开的这四千多个日夜，俺们没有一天不想您。您还好吗？是不是再也不用操劳，能安安稳稳歇一歇了？

娘，您走那年，俺爹74岁，今年都85岁了，身子骨依旧硬朗。他闲不住，还在自家地里种菜种粮，自己照料自己，平日里独自起居，冬天就来俺和弟弟家住些日子，吃得香、睡得稳，您就放心吧。

娘，跟您说个喜事，您大孙子谈了一个对象，明年就要结婚了。您二孙子已经有了女儿，您孙女正在读大学，今年考研究生，您高兴吧？还有好多的新鲜事儿，农村养老金又涨了，医保报销也多了，机器人过不几年就会普及，您能相信吗？

娘，再跟您说个大事，俺1月份正式退休了。还记得从前，俺总跟您念叨：“娘，等我退休了，就有大把时间陪您，带您坐飞机去北京，看看天安门、逛逛长城；再去南京，去您想去的地方，天南地北转一转，让您好好享享清福。”那时候您总笑着说：“娘哪儿也不去，只要你好

好的，娘就知足。”可如今，俺退休了，有时间了，却再也牵不到您的手，再也不能陪您说说话、散散步，只能在这坟前，对着一抔黄土，念叨那些再也无法实现的心愿。

娘，您看人看事还真准，从前跟我说过的一些人和事，现在都应验了。您还记得以前跟我说过的一些话吗？您说：“儿啊，一定不能忘了以前教过你的老师，帮过你的同学、战友、同事，关心过你的领导。古语说得好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”当时我说：“娘啊，多亏您不识几个字，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文绉绉的，要是您念书识字了，说不定真能成了教授或什么领导的。”您说：“那不太可能，但我起码处事公道，让人心服口服。我虽没念过书，也认不几个字，但我能听出虚实，能看出真假，能断出是非。儿啊，人不在识多少字，念多少书，但一定要多明事理，世上就这么多道理，就看谁先悟透了。”听罢，我愕然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遵从您的教导，时时感悟，处处践行。

娘，多少次梦里，您还坐在

炕头，织着花边，笑着跟俺说话；醒来后，屋里空荡荡的，才惊觉您早已不在，泪水打湿枕巾。走在路上，看到别人搀扶着母亲，听到有人甜甜地喊一声“娘”，俺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。俺多羡慕啊，羡慕那些还有娘可喊、还有娘可依的人，可俺的娘，只能藏在心里，念在梦里。

娘，这些年，俺好几次想提笔给您写点什么，可刚拿起笔，泪水就止不住地流，满心的思念与悲痛，堵得俺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从前，俺每次写了文章回家，您总是放下手里的活，慈祥地拉着俺的手说：“儿啊，又写好文章了？快给娘读读，让娘听听。”您不识字，却总能用最朴素、最实在的话，给俺提意见，说哪句话真、哪件事暖。

前几天，俺在抖音上听到一首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俺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平静下来后，俺终于鼓起勇气，一笔一画写下这篇文章，这是俺憋了十一年的心里话，就像从前那样，读给您听——

四

我刚上小学时，母亲常常坐在炕上，一边织着花边，一边给我讲神笔马良、牛郎织女的故事，那些古老的传说，在她的口中变得生动有趣，也在我心中种下了善良与勇敢的种子。有一次，我背诵小九九口诀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始终记不住，急得快哭了。母亲没有责备我，只是放下手中的花边，陪着我一遍遍地读、一遍遍地记，温柔的声音里满是耐心。直到如今，想起那时的场景，心中仍满是暖意。

1979年秋天，十五岁的我考上了县第一中学，学校离家八十多里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。在学校的的第一周，我度日如年，每天夜里都思念家乡、想念母亲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好不容易盼到周末，我一回到家，就再也忍不住，扑进母亲怀里哭了起来，哽咽着说什么也不想再去上学。母亲当时正在胡同里织花边，见我哭得伤心，便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语重心长地劝说我：“孩子，能考上县里的好中学不容易，这是你自己努力换来的，可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好好读书，将来才会有出息，娘在家等着你放假回来。”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重新回到了学校，也渐渐学会了自立。

1982年10月，我应征入伍，到了素有“胶东屋脊”

之称的栖霞。我从小胆小，母亲在家还常想，到了部队晚上站岗会不会吓哭。1983年底，母亲不顾自己严重晕车的毛病，一路辗转——坐汽车、倒火车，再转汽车，风尘仆仆地来到营房看我。见面时，她脸色蜡黄，浑身乏力，显然是一路晕吐过来的，我的眼泪瞬间“哗哗”地流了下来。母亲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用粗糙的手轻轻擦去我的泪水，轻声说：“娘没事，看到你好好的，娘就放心了。”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，那年母亲才四十多岁，身体还很硬朗，连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来看望她，她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，不停地给大家分花生、瓜子和糖果。临回家时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反复叮嘱：“好好听领导的话，和战友们相处好，踏踏实实干工作，别给家里丢脸。”

1986年7月，我从军校毕业，后来当上了连长。有一次，母亲来连队看我，战士们得知后，都主动来看望她。母亲慈祥地拉着每一位战士的手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嘘寒问暖：“孩子，想家吗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在部队习惯吗？……”战士们离开后，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好好善待这些小战士，他们年纪都还小，远离家乡和父母，不容易。他们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！”

三

我的母亲1942年出生在即墨大沽河岸边一个贫苦家庭里，有八个兄弟姊妹，作为老大，她自小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母亲从未走进过正规学堂，只在村里的识字班认得寥寥几个字，却用一生的言行，教会了我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做人道理。

为了撑起这一大家人的生计，母亲十四五岁便开始学习织花边。母亲和二姨不分昼夜地织，白天趁着天光劳作，夜晚就点着昏暗的煤油灯，织到眼皮打架、昏昏欲睡仍不肯停歇。日复一日地穿针引线，让她晚年落下了肩周炎的病根，每逢阴雨天，肩膀便会酸痛难忍，可她从未抱怨过一句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的生活就被两件事填满：参加生产队劳动和织花边。无数个深夜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总能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旁，脊背微微弯曲，眼神专注地盯着手中的花

边，只听见“嗖嗖”的穿针声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。母亲天资聪慧，学织花边时，老师稍一指点便心领神会，她织出的花边，针脚细密、纹路规整，从未出过一件次品。也正因如此，村里不少妇女都主动找上门学习，母亲总是毫无保留地把手艺教给大家，从不藏私。

母亲一生勤劳善良，做事公道正派，在家族中威望极高。我的五个舅舅娶妻分家，全都是母亲一手主持操办，从筹备物资到安排琐事，她事事周到、处处公平，从不偏袒任何一方。也正因如此，我的两个姨和五个舅舅，都对母亲敬重有加、言听计从。她的四个侄子、四个侄女，小时候都愿到大姑家玩耍，上了大学还时常打电话问候。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后，拜年的电话刚放下又来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时母亲虽说疲惫，但她的脸上挂满了幸福自豪的笑容。

母亲对孩子们从不吝啬，正月里总是提前备好红包，开始都是二元，后来十元，再后来都是一百元。三舅常对他的两个女儿说：“我当年考上师范，你大姑刚织好的毛衣，二话不说就给了我。别看你大姑不识几个字，可做事有分寸、有担当，要是她早年能有机会上学识字，必定是个更了不起的人！”

母亲一向乐善好施，见不得别人受苦。村里有位五保户盲人奶奶，孤苦无依，母亲时常领着我去看望她，送去新鲜的蔬菜、水果，逢年过节更是惦记着她——八月十五送月饼，春节送米面粮油，从不间断。每次我们推开盲人奶奶家的门，还没等我开口呼唤，盲人奶奶就凭着脚步声，清朗地笑着说：“杰娘又来啦！”那笑容里，满是欣慰与幸福，仿佛看到了最亲近的人，紧握的双手一直到拉家常结束离开时才松开。

五

2000年8月，我转业回到地方，进入政法系统工作。每次回家看望母亲，她总是提前备好一大桌饭菜。如没能按时到家，她就在村口不住张望、翘首以盼。饭后就对我念叨：“老百姓不容易，你在岗位上，待人做事一定要公平公正，不能偏袒任何人。”

母亲一米六四的个子，容颜姣好，一生爱干净，总是利利索索的。晚年曾两次住院，我和弟弟轮流陪床照顾，只想让她能少受些苦。可母亲执意说：“不治了，白花钱，也治不好，还耽误你们兄弟俩工作，别为了我影响了正事。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母亲心里牵挂的依然是她的儿孙儿媳，她拉着每个人的手，一一叮嘱，交代着家里的琐事，眼神里

满是眷恋与不舍。送葬的那天，村里一位孤寡残疾老人，坐着轮椅，从五里路外的敬老院赶来，一边流泪一边哽咽着说：“大娘待我恩重如山，常给我送吃的、送穿的，我这一辈子，都忘不了她的恩情啊！”母亲的善良，早已刻进了骨子里，也温暖了身边每一个人。

母亲的一生，没有读过多少书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用一生的勤劳、善良、正直，书写了最动人的人生篇章；用她的智慧，滋养了整个家庭，温暖着我的一生。——娘，您在听俺说话吗？您再给俺提点意见，俺好再修改。

娘，下辈子，俺还做您的儿子，好好陪您，再也不让您受苦……